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十有二月丁亥朔詔閩盜范忠竄發令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御前忠鋭第六將單德忠以所部二千速捕之毋致滋長如不即撲滅其帥守監司及應干捕盜官並重寘典憲既而處州復告急乃命忠鋭第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聽守臣宋伯友節

制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忠初見十二月戊寅世景除遥刺在明年正月甲戌）初婦人易氏為亂兵所掠後在劉超軍中久之從商人張德易嘗見同掠內人頗能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帝姬宗室成忠郎士倫送之至荊南時朝請郎苟敦夫通判府事鎮撫使解潛以敦夫女嘗在宮掖俾驗視之苟氏以為然潛遂遣官部送至行在過衢州其從者怙貴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守臣汪思溫曰是亦一徐王也上命崇國夫人王氏等驗認果詐遂

與赴大理易呼曰我與主上親同氣何無手足情耶至是大理奏獄成詔易杖死德顯隸瓊州士倫敦夫並除名敦夫潭州苟氏千里外編管臣謹按榮德帝姬道君皇帝長女在東都降曹晟靖康陷金皇族數云晟死於燕京公主嫁錫庫國王已死見在大金皇后後位居住是明易之妄也今併附此

黄州布衣吳伸上書曰臣竊觀陛下有孝弟之大德而二帝之問不通敵國之陵不已土地之封日削國用之富不饒盜賊之鋒未戢此五者其故何哉臣竊謂今兩國之難未解鼎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

雖數十萬能免偽齊之盜乎此遣使之無益明矣陛下恐小恥太過示小敵太怯視彊埸太輕任藩屏太易寄託非人而土地之產多曠姑息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此五者雖國之急務然猶未足為陛下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戹臣曉夕為之寒心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為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然尚恐土地日

削社稷曰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說者必曰朝廷頼僞

齊以為藩籬以捍金人臣竊為不然外敵之患患在手

足中國之患患在腹心不識僞齊今不為盜能保其子

不為盜乎能保其孫不為盜乎不識僞齊俟金人既定

之後去僭偽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為復割據中原

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武王何為而并天下若曰

國可並立則隋髙何為而滅叔寳縱使劉豫止欲割據

豈不為姦雄開基又況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見以北

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臣竊聞立國之所以重者三
太學本籠絡天下之英雄今悉罷去而劉豫乃為學校
以延多士令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人逦來如劉光世
軍中一月之糧或闕其半各懷去心而豫大張形勢廣
示富饒省刑薄斂彼思鄉之人聞此豈不動心南北往
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貨關市無征阜通無禁
朝廷事無巨細往往皆前期而知此無它從商賈之便
者然也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誘陛下之士

卒則戰鬬可得而用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陜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偽齊有實無聲若即伐之如摧枯拉朽爾不亟平之非特為子孫患臣恐為陛下憂也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況吳越之地形勢尤薄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暫駐鑾輿

無久居於海隅也臣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臣竊憂之願陛下簡治甲兵躬行天罰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僭偽割據成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因循苟安恐成大禍願陛下以歸命侯長城公之言為戒也臣又見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臣為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逆謀猶存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文臣為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為之則貪汚寡謀者有焉

設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衛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攤而亡為陛下計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且耕且戰足為屏翰金枝玉葉布在四方足以伐敵國之謀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願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捨此二者復有秘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鄜食其與唐儉為死間事與今日頗相契合陛下以臣言可採臣願為食其唐

僉出使偽齊諜說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鼎鑊之烹猶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閒臣亦死陛下不聽臣言它日或如王蠋自經於木枝臣亦死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願為聖宋之鬼不忍為異國羈旅之民也仲書凡六千餘言其大指如此疏入詔赴都堂審察遂以仲為將仕郎仲補官在十二月乙卯

戊子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辛炳為侍御史趣赴

闕

已丑百姓張本杖脊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坐念詩譏諷及談說本朝國事為戲也

庚寅廣東經畧司言海賊柳聰已受招詔補承信郎充經畧司海上捉捕盜賊聰為盜久有舟數十徒黨數百人往來廣福雷瓊欽高南恩諸州境上至是僉轄帥臣汪伯彦言已遣官說諭歸業故有是命尋又官其徒七人然聰居海中出没如故久之乃定明年四月己酉其徒七人並補官四

年二月戊戌廣東經畧使李陵申自汪𣊬文招諭栁聰了當目今無餘黨今併附見

辛夘尚書祠部員外郎鄭作肅為監察御史　直徽猷閣淮西廵撫使郭偉權知廬壽春鎮撫司公事偉將至廬州上奏言權鎮撫使王亨嘗受偽命欲閉門拒之上命神武後統制巨師古將兵與偉會而御前忠鋭第一將崔增以忠鋭二千潛舟由巢湖以入遂執亨奏至乃有是命　左從事郎王之道特改左宣義郎以和州鎮撫使趙霖言其保全濡須之功也之道初見建炎三年十月　左朝

散郎新知江陰軍趙詳之言陛下甄别廉污以示天下
然州縣之吏猶聞抵冒以干典憲今犯贓之人搢紳所
不齒赦令所不宥計贓綢絹不滿十五匹絞其法禁非
不重告戒非不明也然未聞立按察官之法臣乞為法
制著於令甲諸監司按察官計部内州縣之數視舉官
法於部内有犯入已贓不因按發因事罥罣每一人降
一官或展磨勘三人加等至於貪贓狼籍所犯數多取
旨竄黜將見持節按察之官仰承風旨加意督責必不

容貪汚之吏叨在部屬而廉慎之風馴可致矣事下刑部詳之又奏乞令經筵官兼講諸史上諭大臣曰朕觀六經皆論王道史書多雜霸又載一時捭闔辯士曲說遂不行

癸巳禮部尚書洪擬請依元祐法兼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曽統以為未須兼經可止用詞賦上曰古今治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吕頤浩言均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太祖皇帝與

趙普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卿定禍亂以取天下所叔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普能消於談笑閒如國初十節度非普謀亦孰能制輔佐太祖可謂社稷功臣矣

甲午御筆申嚴銷金之禁上因覽韓琦家傳論戚里多衣銷金事且聞都人以為服飾者甚衆故禁之　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罷初綱為宣撫使請擇人攝所部守貳理為資考朝廷從之又乞所差權

官到任其吏部先差下人雖到吏不放上內有材能之人別行辟置劉棐為右司諫言此乃藩鎮跋扈之漸若久任之將使軍民獨知有綱不知有陛下知有宣使不知有朝廷非國之利非綱之福疏入不報棐又言綱靖康中力主邢倞結伊都之議又令姚平仲夜刼敵栅遷迫之禍皆自綱發之不報棐又言綱與吳敏誣上皇欺淵聖謂宣和傳授出於已意寄居福州招納賄賂移文江西增益制書事見七月庚午方命矯制不恤國事章四上右

諫議大夫徐俯亦奏劾綱至是檢會棐奏以綱提舉京西崇福宮命吏部尚書沈與求為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詔綱俟與求至乃罷綱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棐疏稱翟汝文任執政日面奏李綱與臣同寓福州招納賄賂受統制官辛企宗米三百石陛下嘗諭汝文毋綱黨終不肯遵奉聖訓當考

言者論通州嵗支鹽二十萬袋近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喬仲

福王德市私鹽倣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令歲縁此支鹽僅三萬袋有害鈔法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祖宗以來它司不敢侵紊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侵紊非獨妨客販即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詰仲福與德之罪後有犯者捕送臺獄重行貶竄　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臺及公私室廬甚衆乙未旦乃滅賜神武中右軍忠鋭第五將馬步軍修内司救火卒三千人錢各一千令戸部出

米二千斛賜民之不能自存者

丙申呂頤浩等上疏待罪上曰朕一夜宮中恐懼不寒而慄應令寛恤賑濟等事卿等可速條具施行乃降親札曰惟天降災彰朕失德當與卿等共思所以謝天譴其勿有請時吏部案牘悉為火所焚乃詔應陳乞遷官任子者但有官私印押文字一件可以照驗即許召保陳乞用侍郎權尚書席益請也益建請在此月辛丑 太常博士趙霈言國家以宋建號用火紀德今駐蹕以來未舉大

火之祭望詔有司舉行從之　詔省浙東沿海制置司時言者以為浙西沿海制置使仇悆置司許浦鎮別無措置但責廵尉分地而守州縣官皆可任此事然控扼山東海道尚為不可廢者吕源在浙東尤為端閑乃詔源俟來春結罷其海舟令明州守臣兼領尋命悆移司定海縣併浙東領之此月丁未降旨

丁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上面諭俯有合奏禀事不拘早晚及假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紀上書以

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之言耳

戊戌詔臨安民居皆改造蓆屋毋得以茅覆蓋行宫皇城周回各徑直留空三丈毋得居　左宣教郎洪興祖為秘書省正字興祖擬兄子也常為太常博士以内艱去及是與左承事郎孔端朝左文林郎張炳左從事郎周林四人俱召試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論讜直切

中時病當為第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柄林令吏部與諸州學官　秘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宫衛仲達卒

是日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太尉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强寇鼎為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賈通行焉

己亥淮西巡撫使郭偉罷集英殿修撰知江州胡舜陟

復徽猷閣待制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兼知廬州朝請以

俾擅執王亨懼其生事故命舜陟守之仍令御前忠銳

第一將崔增暫權廬州舜陟明年三月到官　右朝請郎知徽州

孫佑直祕閣知江州兼沿海安撫使佑北海人也　龍

圖閣學士新知潭州沈與求力辭湖南之命且言不習

軍旅必致敗事乃以與求知常州時龍圖閣直學士折

彥質在廣西即以彥質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令

李綱俟彥質至乃罷與求猶稱疾不已遂以本職提舉

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熊克小歷十一月己巳沈與求除知潭州與求乞祠改提舉太平觀

按此時李綱未罷克蓋誤也

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言今兵勢稍振然所試亦不過鋤平寇盜羣饑烏合之衆而已若不簡練恐未能以臨大敵望用古今上中下駟之法立為三等壯勇武藝精熟者為上壯勇可教藝者為中僅能披戴者為下賜賚請給各視其等如此則上兵得逞不混於不能者之間中兵欣羨亦復勤於訓習下兵執役不增招其額非獨省費亦激勸之道詔神武諸軍相

度後不果行　詔八路轉運使除攝官及應辟人外其闕並權歸吏部俟邊事寧息取旨以本部言員多闕少故也

庚子秘閣修撰知臨安府宋煇罷以殿中侍御史曾統再疏論其救火無術罪戾至多又受入內東頭供奉官符輔之請求縱釋私酤故也仍以輔之送大理寺先是宗子不同寓居餘杭縣煇遣兵掩捕得私醞旋又釋之及究治煇自言與輔之不相識蓋右修職郎新鹽官縣

令刁靡與不同親厚以書囑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李勤責出之於是追輔之二官降勤二官靡一官並衝替仍劄燁照會（輔之三年正月乙亥行遣今併書之燁四年三月己未落秘撰靡四月壬辰改正）詔斬江西兵馬副鈐轄張中彥于潭州用帥臣李綱奏也（中彥事已見十月壬寅）

辛丑給事中賈安宅試尚書工部侍郎中書舍人胡松年試給事中太常少卿黃龜年為起居舍人　故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知陝州李彥仙贈彰武軍節度使故

起復靜難軍承宣使知慶陽府楊可昇贈感德軍節度使張浚言可昇詐降以誤敵事竟卒為所害故録之晁公遡撰彥仙傳乃稱彥仙仕至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與宣撫司奏狀不同今從奏狀

詔諸路制勘公事徒罪已下並令宣諭官酌情斷遣以聞四川分鎮路分令宣撫鎮撫司遣官結絶以權刑部侍郎章誼言諸路制獄二百餘遠者數年不決干繫日久故有是命

明州奏高麗國遣知樞密院事洪彛敘等六十五人來貢詔起居舍人黃龜年接伴而吏部侍郎席益館之

高麗人不至熊克小歷於十二月甲辰書高麗遣人入貢蓋誤高麗人實未至也

壬寅左承議郎張致遠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即成州置院類試陝西發解進士得周漢等十三人浚承制賜漢進士出身餘同出身癸卯以聞詔令尚書省給黃牒趙甡之遺史姚岳京兆人避地入蜀張浚欲收陝右士夫心紹興初解試令陝右流寓進士盡作合格類省試亦如此惟雜犯黜落一二人而已岳為榜首由是陝右流寓進士三十餘人皆過省按宣撫司所奏岳乃第十一人非榜首甡之恐誤然所云流寓進士盡作合格理容有之今附見此更求它書參考

右朝散郎李元瀹充御史臺檢法官

用殿中侍御史曾統奏也時臺中全闕長貳上特命統辟之

甲辰詔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事徽猷閣直學士知夔州盧法原為龍圖閣學士川陜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事先二日命駕部員外郎李愿往川陜撫諭因使持詔召浚還朝且令浚與參賛公事劉子羽主管機宜文字馮康國俱還仍以親兵千人護送時法原奉祠居蜀浚承制以法原代韓廸言于朝閏四日

遂有是命時詔浚于國有功久勞於外令學士院降詔召赴樞庭仍命學士撰蠟書十通付宣撫副使王似書填賜諸叛將書略曰昨宣司參議劉子羽弄權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張浚還朝更命王似無復嫌隙其早自歸浚聞乞祠不許賜叛將詔語楊氏編年有之它書蓋無也降詔召似在丁未令學士撰蠟書在戊申今併書之

詔李綱未罷宣撫使已前刷下二廣錢物令湖南安撫司取撥應副支用先是綱遣官刻刷廣西常平一司帑藏得錢七十八萬餘緡米十七萬餘斛金

銀八千餘兩朝廷以湖南殘破之後慮乏軍儲故令取撥焉日歷有此指揮令以明年三月四日都省勘會指揮增入其所刷錢數以明年十二月廣西提刑董棻具到數附見　尚書省言諸路寺觀常住田多荒閑詔僧道能措置種蒔及稅租無拖欠者並差撥住持　是日上謂大臣曰近引對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遷謫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養燕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

乙巳呂頤浩言近遣郎官孫逸督上供米於江西聞已起三綱則三十萬之數可集矣上曰所補不細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則失職為可責朕面諭都轉運使張公濟俾先理常賦若常賦不入反務横斂非朕恤民之意也　觀文殿學士知廣州汪伯彦罷右諫議大夫徐俯言伯彦公議不與衆惡所歸軍民不悦付之方面必致悞事故伯彦遂罷　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崇福宫朱孝孫卒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孝孫淵聖后兄

也靖康中自節鉞換授

己酉尚書吏部郎中周隨亨充川陜撫諭官與李愿偕行各進一官賜白金五百兩仍命隨亨宣押王似盧法原赴撫司治事

庚戌孟庾自建康來朝　樞密院計議官李誼與遠小監當坐漏泄朝廷機事故也先是誼奉詔往青龍鎮未還有旨詔從官至都堂集議會常州進士李觀國上書及其事輔臣召問謂從誼得之故有是命此以紹興五年三月一日

臣傺上言修入奏稱詛以十月二十五日差往青龍鎮幹事十一月十一日侍從集議十八日詛方回詛回時覷國已上書矣集議事日歷全不載不知所議云何當求它書參考　詔福建轉運司移福州提刑司移建州以言者論漕計在以鹽課應副諸郡福州瀕海之地置司為宜故也時轉運判官徐宗以建州殘破不欲居乃以私書遺呂頤浩言其事頤浩進呈遂兩易憲漕之地焉元降指揮已見七月辛巳按日歷此日行遣止作臣傺上言今以明年十月癸卯言章增入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季陵知廣州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名號作亂

朝廷責帥司收捕陵入境寇諉叛人曾衮令以功贖罪不旬月擒之屬吏請奏功陵曰討賊帥職也惟補衮承信郎充歸善廵檢而已

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彦言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往往冗占以將迎為急務教習為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詔以付諸路帥司　右文殿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府參謀官盧知原

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泗州得偽齊宿州牒有犯
廟諱御名者邉吏齎於朝三省奏若行退回恐往復稽
滯乃命以黄紙覆之　襄陽鎮撫使李横敗偽齊于揚
石店遂復汝州先是偽河南尹孟邦雄發永安陵此據熊克
小歷鎮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知虢州董震
亦與偽將先容謀以所部應琮時襄陽糧乏横不能軍
乃引兵而北敵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其猝至悉潰
而去横至汝州城下守將武德大夫彭玘以城降熊克小歷

載李横復汝州在明年三月蓋不知其進兵月日也日歷載横捷奏云十二月二十五日敗偽齊于揚石店故繫此日熊歷又云横軍中乏食朝廷所給皆州縣虛椿之數按此當是明年還軍後事此時襄陽乃分鎮地分朝廷未嘗有所給也今不取

是日金人攻商州初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使陝西經略使薩里罕裒五路叛兵與偽齊四川招撫使劉夔並進辛炳劾張浚疏稱王萬年叛去此時在軍中蓋誤萬年即王喜也此時為拱衛大夫威州刺史宣撫使統領軍馬其時秦鳳路副總管吳璘以兵駐和尚原敵懼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玠別將以游騎出熙河綴關

師古而大軍由商於馳入師古與别將遇敗之薩里罕至商州斥堠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度不能守即退屯上津日歷三年三月十九日宣撫使奏金人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自長安引兵趨金商辛亥二十五日也關師古以是月十三日已亥敗金于熙秦今附見此更不别出

壬子尚書左司員外郎張綱請命郡邑月具禁囚存亡之數結罪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寡量行賞罰從之

癸丑左朝奉大夫張鎛追二官勒停永不得與知州差遣鎛守太平州坐軍變故有是命

甲寅參知政事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落權字

言者論淮南多閑田而耕者尚少令安撫鎮撫使陳

規措置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倣其制下

之諸路詔湖北江東西浙西屯田令帥臣劉宏道韓世

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治　詔都轉運使移司

常州

進士汪大圭張致平伏闕上書論時事三省言靖康初

曾因姦臣鼓唱太學諸生伏闕致京城紛擾理當懲戒

乙夘詔近年未甞因言責人惟伏闕事不可不戒可令臨安府挾歸本貫大圭徽州人致平成都人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復龍圖閣直學士延禧上疏自訟為蔡京徒黨王賔鄧肅所攻故有是命

丙辰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邢煥薨于行在上將臨其喪言者以為駐蹕吳越以來持重戒謹有所不出至於肺腑恩澤之俁豈足以勤乘輿況方春不宜臨弔乃止加賜銀帛二千匹兩以其弟閤門宣賛舍人盖臣添

差浙西兵馬鈐轄令湖州量給葬事後謚恭簡煥三年十一月追封

是日知鼎州程昌寓令兵馬副總管杜湛率將士冒雪入沅江縣境盡焚賊寨奪舟取糧熊克小歷鼎寇楊么衆至數萬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寓遣兵討之按此時鼎州已罷分鎮克所云誤也

是冬虔賊謝達犯惠州圍其城守臣左朝奉郎范漴聞賊且至募鄉豪入保子城城外居民悉委以啗賊達縱其徒焚掠獨葺蘇軾白鶴故居奠之而去漴遂盡取賊所殺居民首以效級州人怨之此以洪邁夷堅志及明槖劾范漴章修入但邁

以為違陷州城與槀所奏不同恐誤蘇軾白鶴故居亦在城外遂不細考耳　初偽齊進士薛筠嘗詣金國上書言事金人執之以歸偽齊筠至汴京復以醜言訐豫欲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日受擒與妻子磔身東市悔無所及豫大怒欲斬之偽齊張孝純救解得免此據偽齊錄張孝純上本朝書增入不得其年孝純書在五年之秋而又云召筠至門下者二年故參酌附此年末

是歲宗室賜名命官者十有八人　大理寺言斷大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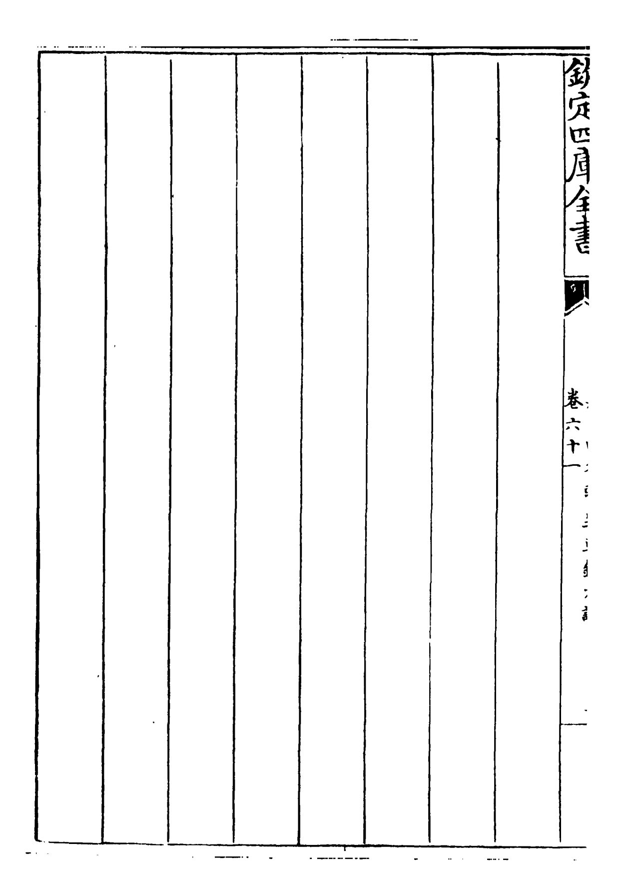
三百二十四　戶部奏兩浙路主戶一百八十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口三百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客戶三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口五十三萬三千六成都府路主戶八十萬八千八百六十一口二百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客戶三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口九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伊都原書作餘覩誤改見卷一

薩里罕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錫庫原書作習古誤改見卷三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歳次癸丑金太宗晟天會十一年偽齊劉豫阜昌四年春正月丁巳朔

上在臨安 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誘奉新戍兵以叛進犯筠州統領官趙進擊却之宗諒奔潭州

是日權河南鎮撫使翟琮及權知虢州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關後二日琮入西京偽齊留守孟邦雄方醉卧

遂俘其族以歸熊克小歴稱琮以丁巳朔入西京據琮奏乃在初三日今從之

己未命諸路憲臣兼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黄叔敖請也時論者以為自罷提舉官以來諸色田宅所收租課錢物諡冒失陷虧損國計不知其幾乞委提刑司根括事下叔敖叔敖請諸路提刑各給勅兼提舉常平等事許辟差幹辦官一員諸州令主管官管幹故有是命　詔夔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時宣諭官朱異至夔州而州人言每歲輸羅兩數大重異請損其半

户部因令折錢自建炎中詔減婺羅為三萬匹至是計臣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三上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疏五不可以聞乃詔依已減定之數王居正事熊克小歷附去年末而日歷無之因朱巽奏請附見然户部所申乃云年額羅二萬匹又減於建炎已減之數不知何也

庚申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孫琦特追三官坐不察官兵冒請錢糧為安撫大使劉光世所劾也孫琦恐即是寶應衛兵去為盜者當考　大理評事山陰石

邦哲言近偽徐王李勃偽帝姬阿易之來遣使迓之絡繹于道有以見陛下之親睦既察其詐遂正典刑又有以見陛下之明斷臣聞漢光武之誅王郎雖或者疑其為成帝之遺體而猶誅之蓋惡人之惑衆而偽者莫辨也唐代宗之訪母后嘗曰寧受百欺冀得一真蓋懼人之避罪而真者莫至也今李勃阿易之事既已鏤板播告四方尚恐皇族有自金國脫身南歸宜令州縣驗實許以推賞不得隱匿庶茂本支詔禮部徧牒諸州如其

請　是日襄陽鎮撫使李橫破潁順軍降偽齊知軍事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蘭和後二日敗偽齊兵於長葛縣

辛酉開封府免舉進士張松壽特補池州文學以江東西宣撫司選鋒右軍統制董旼言其嘗至辰州招降曹成有勞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徐俯兼侍讀　詔宰執侍從官自二月朔日依令繫金帶宣和後寇難作掊聚金幣以遺敵

約和有旨宰執侍從許以花犀帶入朝二府正透從官倒透為别荔權宜之制也至是以髙麗貢使將至乃詔許服帶如舊仍以左藏庫所有假之

癸亥左承直郎大理評事趙公爗為左奉議郎公爗轉對請令諸處鹽場具見逓年祖額增虧申嚴賞罰故有是命　虔盜陳顒圍潮州不能下是夜拔柵遁去復還江西尋命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所部二千自閩中往擊之

甲子命尚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
用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請也時諸軍屯建康
者歲用錢糧五十餘萬皆戶部財計故命舜明領之總
領名官自此始庾又言應統兵大小將帥並聽節制自
今軍期及錢糧事並先申督撫毋得妄有申明庶幾號
令齊一庾又言降受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通曉
軍務請以為參議官從之翊日庾發行在　右承務郎
孟思誠特進一官思誠庾子也為督府書寫機宜文字

上召對庚力辭而有是命　詔御前忠鋭第七將徐文以所部屯定海縣聽沿海制置司節制　尚書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試大理卿　左朝奉大夫知封州熊大啟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大啟應詔上書言利害故就用之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其不材老繆命遂寢　是日李横復頴昌府先一日横引兵至城下偽齊京西北路安撫使趙弼固守横率將士急攻之至日城陷弼巷戰不勝遂遁去劉豫聞横兵至急遣先鋒將董先使拒

敵先出京城殺掠數百人奪騎數百走翟琮軍琮以先爲鎮撫司都統制董先事以五月戊午翟琮所奏修入

乙丑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鈎考當議殿最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人主有好生惡殺之心而治獄之吏以慘酷害之斯民罔有以小

罪而陷深文者猶吾納入於機穽也太上皇帝中興之功出於仁恕盜賊雖流毒於天下而不能使民心解携而去葢不忍人之政素有以結之也時方艱難既以救吾民於水火而兵革休息又恐其隕性命於酷吏之手乎紹興初宰相欲以大理卿高誼知蘇州太上皇帝曰聖心亦已勞矣為吏者安忍髙下三尺而傷中和之政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儒者奏讞平恕勿令補外劉大中宣諭江西而歸擢為諫官已而曰大中江西興獄頗多若置之諫官恐州郡觀望遂改除秘書少監聖慮深遠顧如此

集英殿修撰

歐陽懋充江淮荆浙都督府叅議官　兩浙轉運副使

梁汝嘉言得劉光世牒鎮江府所撥贍軍苗米近已兩次應副奉使一行及韓世忠軍兵往還食用令別行科

撥三省勘會鎮江府一郡財賦雖有旨聽取撥助軍緣
止謂酒稅之類況日收不下數百千兼本月錢糧既有
定數即未審此錢何用有無赤歷已劄下提刑司取會
其苗米係上供之數不合占留方今行在贍養内外官
兵常恐糧儲不足若不體認急闕但巧以名色占破如
此雖竭一路糧斛亦無由應副足備乃詔世忠往還所
給糧令漕司償其數餘不行如奉行有違合干官吏並
當重行竄責　左宣教郎趙子偁添差通判湖州　徽

猷閣待制何志同卒　是日金人陷金州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召本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兼本司同都統制王彦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劉子羽會于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取蜀即三帥相為應援子羽聞敵至諭彦俾以强弩據險邀之彦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關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關路入漢陰縣故彦頗分兵守之既而薩里罕自

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人乘流夜發遇于沙限敵捨騎來攻戰數十合敵見官軍少晡時步騎並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敗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即盡焚儲積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州彥退趨西鄉會浚遣幹辦官甄援持手書督彥清野來會彥遂踰西鄉　劉豫以其臣周光為京西安撫使

初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軍中糧乏江西安撫

大使李回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于江筠州臨江興國軍而命飛以餘軍即吉州屯駐言于朝丁卯詔飛即以兵赴行在

己巳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席益試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試吏部侍郎

庚午詔大宗正司自廣州還行在以嗣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奉濮安懿王神主及諸宗室俱行　言者請宣諭五使所至毋得受理匿名文書從之

辛未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皇城司馮益還所寄資為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　進士李康仲特補將仕郎康仲之母黃庭堅女也始上召庭堅子相赴行在至荊渚而死黃氏請以其夫已命未調之官祿康仲上特許之仍詔餘人毋得援例朱勝非閑居錄黃庭堅豫章人善詩律書法蘇軾薦入館仍兼史院又薦修起居注而蘇轍方秉政以為庭堅無行不可建中靖國中除吏部郎官亦不及赴紹興初令上偶喜其字畫呂相頤浩因薦渠族弟叔敖經登瑣闥終於版書其甥洪炎以瞶疾久廢亦降召命至不能對除中書舍人行詞乖繆改授待制有徐俯者亦黃出也嘗任省郎附內臣鄭諶入拜大諫又拜內相

又拜簽書樞密院事黃氏親族以至外姻或遷官或白身命官殆無遺餘皆云以庭堅之故也賜劉光世兩鎮節度使印及別賜寧國軍旌節自是以為例

尚書工部員外郎袁正功獻渾儀木式是月壬戌進呈太史局令丁師仁等請折半製造許之初京東渾儀凡四坐至道儀在刻漏所皇祐儀在翰林天文院熙寧儀在太史局元祐儀在合臺每座約重二萬斤此據太史局所申云爾沈括筆談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歷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畧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為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櫽為玉壺浮

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渾儀送朝城物法物庫以備講求括所記與此差不同今附見破皆為金所索揚州之陷也呂頤浩收得渾儀法物二事獻諸朝金索渾儀據欽宗實錄云爾而頤浩又奏收到渾儀法物二事豈金但取其一乎當考至是折半計用銅八千斤有奇既而卒不就三年十一月甲戌可參考

詔私販茶鹽再遇大禮赦亦不合原免先是浙西提舉官夏之文言茶鹽係一司專法處不應引用海行條大理卿張宗臣權刑部侍郎章誼皆言委得允當於是行下　修武郎都督府親兵前軍統領李通既受招

事見去年九月戊辰數月不解甲至是督府命通以所部屯和州行至廬江之王家市通為徒中王全所併其下劉德率衆圍舒州都督府申通以正月十五日被殺故附于此是日雨雹而雷

壬申詔左文林郎方懿許參選懿桐廬人深明禮學政和中嘗獻所著禮記解義遂賜上舍出身至是法當討論權吏部尚書席益等言懿所進解義今行于世與進賦頌直赴殿試者不同故有是命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閼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

酺此即趙霈所請或可移附去年　三省奏淮東久闕帥臣乞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湯東野知揚州充淮東安撫使右承務郎鍾離濬嘗任高郵縣丞熟知本路利害特遷一官通判揚州仍命神武右軍授湯東野兵千人以行賜米六千斛黃金二百兩白金三千兩為養兵之用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揚州史康民改充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以所部屯鎮江先是劉光世不肯渡江朝廷以冦賊既平而民未歸業田疇不耕者衆故復用

文臣

乙亥武功大夫衮州防禦使襄陽府郢州鎮撫使李横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義大夫閤門宣賛舍人新除鄧隨州鎮撫使李道依舊知隨州先是朝廷遣成忠郎邱坦持告賜二人而道畏横之强終不拜左承議郎通判襄陽府趙去疾等因言四州人馬不可分擘且勢分力弱恐誤事機故有是命熊克小歴於去年冬末書霍明殺桑仲及李横授襄陽等州鎮撫使皆無本月日且差畧殊甚今不取

丁丑中書後省言百官定謚乞惟特恩賜謚者命詞給告餘如故事出敕從之　吏部員外郎王庭秀面對言吏部四選自渡江以來案牘散失品官到部無所考驗止憑保官審實不容無弊竊見朝廷遣使宣諭諸道欲乞令立式下所屬州縣取責管下見任及宮觀寄居待闕丁憂停替責降安置編管官除曾任侍從外每員具夾細脚色家狀五人為保結除名之罪知通考驗詰實籍為三本一留州一留轉運司一候使人回日送部其

在軍下令主將保明注籍一留軍中一納樞密院一送部三省百司有官及入品吏人令御史臺取責編類一留所屬一留本臺一納部仍令吏部榜諭品官將來到部聲說於某年某處注籍訖本部據籍點磨無差誤即與判成堂除舉辟亦從本部參照曽實係籍方許放行差遣庶幾銓曹按文覈實吏胥不能為姦而偽冒之徒無所容跡詔本部勘當後不行　武功大夫康州團練使京東山寨統領范溫自青龍鎮以所部赴行在上召

對賜金帶衣甲遂以温為御前忠鋭第四將温除忠鋭將在此月

乙酉

戊寅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請以所選水軍五百人叙置第六將許之時中軍纔五千人也

己卯詔太史局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歷日其賣到淨利錢赴榷貨務

尚書工部侍郎賈安宅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右司諫唐煇奏安宅在靖康末嘗欲從莫儔儔敗乃乞休致仕明受之際葉夢得

率湖州寄居官偕往勤王安宅持不可事見建炎二年三月安宅家居與富人張子琛交結為之占田詔安宅勒住朝叅令分析安宅自辯甚悉而理終屈呂頤浩庇之令御史臺定奪且命毋得挾情觀望誣人功罪御史曾統等言安宅不曾與夢得偕行且交結子琛有實故有是命煇言不已乃降安宅為集英殿修撰奉祠　詔翰林醫官十二科通以四十三員為額

庚辰用禮官議歲以春秋二仲遣宗室環衛官於法惠

寺行望祭諸陵之禮時庶事草創位牌但以白木黄紙為之紹興末乃改作此據三十年十一月居廣所奏

辛巳翰林學士綦崈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寮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熈寧間富弼以元勲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曽公亮文彦博也他人豈可援以為例邪近楊惟忠邢煥致仕不復納節換官恐違舊制詔三省樞密院討論以聞遂命自今如祖宗故典後不果行降旨依典

故在三月　謚陳過庭曰忠肅

壬午起居郎趙思誠試中書舍人秘書少監洪炎守中書舍人　直徽猷閣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上命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即邕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為一綱令帥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毋得差峒丁土丁其沿路諸軍毋得截留自是歲得千匹雖道斃者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今年二月辛卯李預事可參考　詔禁衛神武三衙諸軍御前忠

銳牢執親兵並支雪寒錢

甲申命進奏院月以賞功罰罪事鏤板付天下復舊典也其後不果行　詔復郎官沓宿之制

乙酉謚聶昌曰榮愍　減民間鹽鹽錢初祖宗時賣民間鹽鹽政和三年詔民間不願請鹽者輸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予鹽而差損其直至是又申明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可考　左朝奉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光貶秩二等初光在建康以軍衣不足借用上供絹至是下本府責

償且令具當職官姓名來上江東安撫大使趙鼎謂光為大帥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它官遂止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不得不爾擇禍莫若輕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時呂頤浩方怒光故卒抵其罪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二月末且云是月下本府具當職官

按日歷去年十二月甲寅得旨具當職官姓名今年正月本府奏到克實誤也克又云始朝廷既怒得鼎奏乃薄光罪此亦據鼎行述所云其實本府當職官各降二官乃去年先降旨令但黜光而不及餘人則用鼎奏并行述差誤今修潤令不抵牾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二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原書作撒離昌誤改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藩

謄録貢生臣王兆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為靜江府以上嘗領節度故也 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荣忠謹坐公事貟殿髙公輔遽擢為監察御史國初

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奬則是尚或任人而不専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從之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守湖州州例敷糴軍糧於民户而土居左朝請郎通判無為軍顔經投匭訟藻廢格赦令跋扈不臣事下宣諭官胡蒙蒙具以聞經

坐貶二秩經言不已停其官經停官在三月　詔禁箭簳往山

東犯者抵死官吏失察流三千里不以原赦

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

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簒立天王當

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

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巳丑言者論軍中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券三曰

廣作名目以收使臣四曰招集遊手以充効用大畧謂

或有一軍不過三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効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之臣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員數選汰効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　右丞事郎徐端益知漢陽軍端益陽翟人此乃本中之父建炎元年四月先見者自是一人　自分鎮後漢陽未曾除守至是始命之　是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邦彥薨於位上將臨其喪其家辭而止特贈七官為左奉政大夫輟視朝一日賻銀帛千匹

兩邦彥無子有女適右丞事郎韓穰乃詔所得恩賜皆以三分之一給其女邦彥秉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

庚寅詔以法惠寺為同文館初議以臨安府學館高麗使人言者奏雖在兵間不可無學且恐為麗使所窺乃改除館以待之既而麗使言至洪州洋内風敗其舟卒不至　知鼎州程昌寓遣將攻夏城寨寨據並江東西北各阻陂湖惟西南半面有平地賊設重城重壕其外

設陷馬坑官軍屯於寨下以守之

辛卯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徐俯為翰林學士　尚書考功員外郎任申先試監察御史　都督府統制官王進改充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以所部二千自饒州移江西屯駐　初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賔州俸賜視雜監司凡買馬事經略司毋得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為買馬費先是提舉峒丁李棫與帥臣許中有隙坐停官中遣屬官

任彥輝代領其事移司賓州至是邕州効用蒙賜授匭上書以為賓州去橫山寨十二程道遠不便又鹽綵價高公私多弊故良馬不可得上納其言遂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廣西買馬仍召見遷官而後遣行預江陰人也歲撥買馬錢在此月甲午蒙賜上書在辛丑除李預在甲辰置司賓州在庚戌撥鹽在壬子預遷官在三月癸亥今聯書之熊克小歷云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為本按日歷所撥乃上供錢七萬緡提刑司封樁錢及韶州歲額內藏庫錢各十萬緡十一月壬申預奏內藏庫封樁錢並無現在乞改撥贍學經制錢十萬許之仍詔通其餘見取索名計三十一萬應副買馬支用按鹽二百萬斤約計二十四

萬緡又有錢十七萬緡實計四十一萬克蓋誤也　國子監丞蘇良治為尚書都官員外郎良治與吕抗善故頤浩用之　是日陜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於真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廹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秘閣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宣撫既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不聽自河池一日夜

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敵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川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黄柑遺薩里罕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决戰各忠所事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耶張同撰吳玠傳誌補遺金帥薩里罕最好釋氏僧午長老者最所尊禮至得與其妻妾雜坐飲食而仙人關尼朱少畜於是僧忠烈於是置尼私第日以施利厚給已而使尼手書言忠烈所以待已意惟汝可報及密許髙爵且啗以金午喜諾吾謀之往者皆館於方丈往來不絕薩里罕不疑也於是金人情偽凡至密之事吾槩得之費士戣蜀口用兵

錄亦載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將犯金洋云云按史金人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趨金商而玠以今年二月五日至饒風關相距且四十日不得云先知今姑附此更須詳考　時金房鎮撫使王彦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而壕寨將走降金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等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敗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嶺繞出關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瞰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却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陷

壬辰起居舍人黄龜年進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張綱為起居舍人　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王庭秀守左司員外郎劉岑為右司員外郎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為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五人為甲别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悉以歲

課多寡為殿最　左通直郎楊揆直秘閣知楚州楚州自殘破後久不置守樞密院言揆才可用遂除職而命之此可見王明清所云揆欲斬秦檜事謬誤已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丙午注仍令都督府以兵千人授揆之官尋詔兼沿淮安撫司公事揆兼沿淮安撫在此月丁未　勒停人謝亮復右朝請大夫知筠州以奉使之勞也左司諫唐煇奏亮庸繆不才又法當討論後旬日遂罷其命

甲午降授武功郎樞密院聽候使喚耿進將送處州羈

管先是韓世忠奏進有反謀下大理法寺當進對其徒有下海歸鄉語比私罪徒追一官罰金使臣李明聽聞不審誤告世忠當死罪杖世忠上疏言無以懲後遂遷明一官而黜進世忠奏進反事見二年十月乙巳

丙申乾化縣土兵作亂先是閤門祗候劉瑾以禦寇之勞就知縣事瑾日縱土兵剽掠人甚苦之會瑾改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安撫大使司以右承事郎黄象先為代象先與瑾不恊每裁抑之是日象先出郊飲酒土兵有

盜民園蔬者象先執以屬吏其徒篡取以去象先怒後八日容遣土豪鄧容等以兵掩土兵寨盡殺其孥焚其居而去時岳飛討虔寇朝廷命瑾以所部六百人為鄉導在虔吉間守臣侯延慶以象先屬吏言於朝象先坐罷去

丁酉饒風關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王彥奔達州吳玠功績記云爾彥潰兵破通明惟劉長源奏議及之蓋他書無有也

戊戌詔要郡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並罷以言者論靈文無補也

己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為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絹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以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惠當先及下彼豪家雖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　是日薩里罕入興元府經畧司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

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牙櫱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為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於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户不可

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躡其後耳若相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閒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繞出敵後褒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繞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張同傳誌補遺曰劉子羽自漢中西遁謂忠烈曰今漢中失守

公不若與子羽同至閬州調兵以出破之未晚忠烈不從則又曰以羽書邀促約共入兵按子羽留玠當是共守蜀口耳非欲同趨閬中也不然子羽胡為留三泉耶諸書毀子羽太甚今不然

庚子詔伯琮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玉令學士院擬二十八字進入自擇瑗字以名之　吏部員外郎權監察御史江南東西路宣諭劉大中言昨岳飛提兵洪州頗有紀律人情恃以為安業今盜賊未息而飛既去則民不安農務失時欲望速賜選兵前來免致盜賊滋蔓詔以湖南安撫司統制官韓京為江西安撫大使司

統制官將所部千五百人自衡州移吉州屯駐　詔官兵所過州縣並具人數及所敷錢米與支用實數申尚書省尋命官軍所過毋得調夫此月壬寅皆用江東西宣諭劉大中奏也　左廸功郎梅汝能為進武校尉汝能初以注列子授官法當審量用權丹徒縣日嘗有捕盜功而敗命　詔三省都錄事自今不許赴御史臺故事通直郎以上遷官皆赴臺謝惟兩省侍從官則否至是御史臺令省史皆謝而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都錄事魏

弼等言舊例無之但文案散失不見故事遂有是旨蓋吕頥浩開陳欲以抑御史也其後頥浩去位卒改之九月

丙子衡改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二十五位旦望節序帝后生忌辰依舊逐位排設内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吕頥浩曰陛下奉先盡禮而仁愛及於微物天下幸甚　詔廣東諸郡盜賊所過被掠之家捐其

稅用中書舍人趙思誠請也

壬寅宗室瑗為貴州防禦史此據當時告詞所書

癸夘樞密院言自來軍賞轉資禁軍副都頭廂軍副指揮使以上給降宣命禁軍十將以下三衙給帖令統兵去處既許軍前給據補轉資級欲並申朝廷改給付身方行支破請受從之

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用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請也舊委守臣椿管而常為侵占移用至是

始革之

乙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謝克家知泉州

詔諸路漕司移用錢每季具支使科名申户部本部

察其違法之甚者按劾以聞仍令諸州季具漕司取撥

之數申户部用議者請也　是日河南鎮撫司統制官

李吉敗偽齊兵於伊陽初孟邦雄既為鎮撫使翟琮所

執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為劉豫守襲琮所寓治鳳牛

山寨琮設伏擊之盡殪吉端氏人也梁進事不得其日按史吉以二月十

九日敗孟邦傑于伊陽故繫此吉七月庚申補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于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平江時常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為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日歷二年九月丙戌

知興元王似為宣副十二月甲辰又除知夔州盧法原成都續記似二年閏四月自成都移興元六月還成都十二月遷顯直再任令年二月始為宣副張深代似知成都五月到任蓋道阻除命不時至故似二月始聞命耳子羽為宣判見於常同劾疏而浚子羽行狀墓誌皆不書惟宣撫司案牘中有之今掇取附見

虔賊周十隆率衆犯循梅汀州巳酉詔統制官趙祥韓京申世景王進合兵捕之

庚戌襄陽鎮撫使李横為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横既進兵偽齊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添差鄭州兵馬鈐轄牛皐武徳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

横會横以便宜命臯為蔡唐州鎮撫使玘知汝州言於
朝故有是命仍賜横武翼郎以下告三百遂以臯為左
武大夫安州觀察使賜横空名告在此月壬寅今併附于此横又言臣已
起兵撫定尅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淮西按兵勿
動以揚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荊湖諸軍事孟庾淮東宣
撫使劉光世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　徽猷閣待制
廬壽鎮撫使兼知廬州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
路鎮撫司並受節制時論者以為鎮撫兵皆烏合之徒

其帥守與夫僚屬率多肆貪殘之威無子恵之德故民之復業者少宜稍選沿江諸郡長民之官責以勞徠勸相之任於是淮東巳復置帥臣故改命舜陟　初集英殿修撰葉煥知池州募官兵得三千人號曰敢勇分為五軍然所募多烏合不逞之徒煥不能制是日左軍反右軍擐甲將應之兵馬都監華旺大呼令釋甲左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王樓而遁煥檄池州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追擊叛兵過江而潰事聞上謂大臣曰此事雖

由小人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出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於是煥坐落職奉祠事聞在三月戊午煥奪職在六月甲申劉忠餘黨犯分寧武寧二縣江西大帥司遣統領官武經郎高道修武郎司全合兵討平之後各遷一官二人遷官在十一月戊午

辛亥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侍講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徐俯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

以金帶

壬子降授右朝散郎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或持仗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材能　翰林學士綦崈禮兼侍讀給

事中胡松年兼侍講　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檀倬秘閣修撰邵溥並復徽猷閣待制倬建德人宣和末嘗為給事中坐王黼黨廢至是始復之　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馬咸召對請申嚴鞫獄於本狀外別求他罪之禁頒之中外上納其言遂以咸試大理卿

右中散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仍貶秩二等先是康國獻羨錢十萬緡上不受宣諭官朱異左司諫唐煇論康國抛糴民户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王明清揮

麈後録云韓璜叔夏為司諫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國為兩浙漕亦以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㪲歴已久率多傲忽既詣省候於廊廡以待朝退一緑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色康國初不知為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雙展兩足於火踏子之上目視雲霄久之始問曰足下前任何處緑衣曰乍脫州縣時以事之湖外方以獻利害得審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國疑為此輩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際隨材授官乍脫州縣者未易遽干要除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詫於緑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儻非諸公調護亦焉能久安耶語未終丞相下馬遣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廻得旨有所問未及接見吏引緑衣以登田首揖康國始知為諫官驚悵恐怖脚蹙踏子翻空灰火滿地皇灼而退越數日竟為叔夏彈其交結堂吏臣所目覩而罷洪邁夷堅丙志紹興初韓叔夏璜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以職事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

範尚踈畧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次視韓緑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答曰自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雖見廟堂於事亦何所濟少焉朝退有省吏過廡下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其事已即時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有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方冬月燎爐在前袖拂湯缾仆衝灰蔽室因不暇致一語韓既退除右司諫即具以所見劾之以為身任使者媚事脅徒遂放罷按韓璜以建炎四年九月除監察御史是年出使湖南治鍾相獄事紹興元年四月除右司諫十一月送吏部當康國罷浙漕時璜去言路久矣又按康國紹興二年五月因進銷金屛風事降二官乃中丞沈與求所劾與璜殊不相闗邁累年為史官不知何以差誤如此

左承議郎襄陽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來獻

捷上召見以去疾為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仍命有司以米五千斛餉横軍朝廷未知金房鎮撫使王彦之敗亦詔彦以軍食給横時宣撫處置使張浚念非王庶不可修葺興元庶以左通議大夫責江州未行乃復起庶為參謀官使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至巴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巴之北境即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始敵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薩里罕至金牛鎮不見兵疑有伏自以深入恐無歸路

又聞庻在巴州吳玠陽為軍書會諸將欲斷敵歸路敵邏得之懼會野亡所掠食少盡乃引兵還興元　詔劉光世韓世忠赴行在奏事以將易鎮也

乙卯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等以萬人屯泗州為李橫聲援　偽齊劉豫葬偽太后翟氏於東平

是月豫開貢舉得進士羅誘以下四十八人誘海州人也

三月丙辰朔禮部尚書洪擬兼權吏部尚書

丁巳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言去歲賣鹽增鈔錢

五十萬餘緡所煎鹽增八百七十餘萬斤詔之文與其屬官皆遷官

戊午賜貴州防禦使印　初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言本軍月費錢二十七萬緡朝廷及漕司纔應副十六萬七千有竒雖有取撥鎮江一郡財賦之名而兵火之後所入微細欲盡撥歸漕司祇乞貼數應副都省言浙西提刑司具到鎮江酒稅課利田賦以紹興元年計之總為一百餘萬貫石匹兩兼本府水陸要衝

商賈輻輳若諸色稅課悉歸公上則比之前日不無增羨乃如光世所奏財賦並令漕司拘收酒稅令兩通判措置　遣入內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祇候趙愿往京西勞李橫軍　詔兩浙諸州和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用户部請也

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有至三四十人貪汚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勞於國之子孫朝廷特加優恤者許添外差餘並禁

止若以員多缺少自當稍清入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室外令吏部開具申尚書省　中書舍人洪炎兼權直學士院初炎因朔日轉對言趙姓出於少昊而原廟之祀止及於黄帝黄帝子孫蕃衍盛大王天下者蓋非一姓獨少昊及太祖開基以來未有大顯者望命諸儒討論一正禮典以盡尊祖之義事下禮部後不行炎章疏以辛酉降出今併附此

庚申武義大夫閤門宣賛舍人知隨州李道領榮州團

練使以樞密院言道能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故也
初命神武後軍統制兼都督府都統制巨師古以所部萬人屯揚州壬戌孟庾奏留之不許　名湖州唐太子太師顏真卿廟曰忠烈用守臣汪藻請也　名布衣蘇庠赴行在庠丹陽人父堅元祐中為太府卿庠少能詩不事科舉徐俯薦其賢於上令赴都堂審察固辭乃命鎮江以禮敦遣赴行在庠喪明不至　淮西安撫使胡

舜陟至廬州時潰卒王全王全初見正月辛未蹂境上督府檄招之全拒不從聞舜陟入境遂與其徒來降詔以全為承信郎擇其少壯之士五百人隷淮西軍籍王全以是月戊寅補官前郡將王亨籍官逋之在民者亡慮數萬緡舜陟盡蠲之亨又托名贍軍令市販輸金物物苛歛民擾且怨行旅幾絶舜陟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農事俾秋登乃償會歲大穰所収至倍公私皆給焉

癸亥詔前降鎮撫司差官按察郡縣指揮並罷以殿中

侍御史曾統言分鎮之地平時既無監司按察而一旦遽加繩削則將不可勝誅乞俟戎馬平定更選膚使布宣德意故有是命　詔榷貨務都茶場除提領官并左右司外其餘官司並非所隷毋得勾喚吏人及取索文字以提轄官張純言本務係朝廷庫務依法不隷省寺故也於是榷貨事戶部不得預日歷無此敕旨今以今年十月壬辰戶部勘當狀修入以見常同論鹽法事張本

甲子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李回落職提

舉江州太平觀回老而慢其下多縱弛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為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宣諭官劉大中至江西奏田專權廢法且縱其子右宣教郎滜預政受金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一二事耳事有大於此者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韓琼並罷而滜勒停回素與呂頤浩不諧由是不復而卒　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趙鼎為江西安撫大使

兼知洪州鼎過信州舉人汪洋方志學之歲裁書謁鼎

鼎喜遂與偕行洋玉山人也　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

諸軍収復東京是日以其文來上畧曰偽齊僭號自速

剪平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壓淮泗東接海沂驛騎交

馳羽書疊至我則兼収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

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又曰金商之兵出其先荊湖之

師繼其後若能納欵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

追朝廷嘉之後五日詔橫自武功大夫表州防禦使特

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召見餘賜帛罷之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蓋緣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欲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　直秘閣知江州兼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孫佑言本州對岸自舒州至蘄黃數千里閭盡為荒榛既非所統稍有動息别無斥堠甚非控守之計請蘄黃二州軍期控守事務並從本司措置從

之仍詔大事聽江西帥司處置寇賊令湖北帥司應援
其岳州係長江上流緊要控扼之地守臣亦令帶沿江
安撫使盜賊寧息如舊
丁卯省沿江三大帥官屬員　詔自今臣僚上殿毋得
輙論私事及有僥求對畢仍申閤門照會時直龍圖閣
呂源自浙東使還賜對乞改正過名爲言者所劾故有
是命　襄陽鎮撫使燕京西招撫使李横獻金人之俘
二十有二詔女真達呼拉等四人處死其渤海漢兒分

隷神武諸軍

已巳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李擢試尚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宫黄唐傳試給事中秘閣修撰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為秘書少監並限三日赴行在　是日頼昌捷奏至詔李横再進翊衛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二百令京西山寨並聽横節制劉豫聞横入頼昌遣使詣左副元帥宗維求援横等軍本羣盗雖勇而無紀律見敵所遺子女金帛乃縱掠數日置酒高會

敵聞而易之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撻之敗衆於京城西北牟駞岡横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深逐也頴昌復陷參議官毂城譚世則為賊所執令其臨漢江招横横不答世則遇害

庚午右承事郎陳正彚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宫正彚黨人瓘長子也崇寧中上書訟蔡京罪流海島者十餘年上聞其名召見將用之正彚稱疾求去乃有是命

初大理正劉藻乞借官許用廕贖刑部請係朝廷許便

宜從事實因功勞先次擬補官之人犯贓私罪杖非重害者及公罪徒並贖從之

辛未故直徽猷閣知應天府凌唐佐以死事贈徽猷閣待制上命其從孫閤門祗候憲往潁昌津致其家且賜金五十兩為道路費先是唐佐妻子皆為劉豫所囚李横入許始知其狀言于朝遂命𣙜卹之而道已梗矣

初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督捕虔寇而飛言軍無春衣乃出戶部帛萬五千賜之仍令吉州榷貨務就賜錢

三萬緡為行軍費於是飛有衆二萬四千餘人詔江西廣東湖南三漕臣濟其軍食　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為武功大夫髙州刺史

壬申閤門宣賛舍人神武中軍右部統領韓世良帶御器械　詔貴州防禦使瑗育在宫中不可與諸宗室比特給真俸從内東門司供納

癸酉命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朝謁昭慈獻烈皇后攅宫以將再期也　左承務郎通判

潭州張掞坐與孔彥舟馬友交通下吏計贓抵死以貽慈外親免編配送韶州收管掞妻趙氏宗室女有美色彥舟之敗也掠其妻以去至是抵罪　東流令王綃坐贓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贓吏罕復黥配矣

甲戌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沉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　直秘閣主管萬壽觀呂抗

呂摭並改在外宮觀任便居住以其父頤浩言京祠當奉朝請於班列間不免與百官相見恐致嫌疑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劉子羽吳玠王彦饒風嶺勦殺金人丁丑進士閬人武子特補從政郎孟庚之使閩中也武子以客從軍戕奏至是得官　江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言近旨諸軍不得互相招收請自今官兵已受宣救者並於紙背書寫軍號用印以為照驗詔從其請自今批勘官吏失察者徒二年　初惠州獄囚黄四等七人

有司以為强盗當死司士曹兼管左推勘公事孟師尹録問駁正無罪及是上聞之特遷右宣教郎知營道縣既而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五人特命遷一秩師尹遷秩在明年正月乙亥

左朝奉大夫知藤州侯彭老獻賣鹽羡錢千萬上批其奏付三省曰縱有寛剰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妄有刻剥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翌日徐俯又以為言彭老遂罷彭老延慶兄也

詔衢州守臣汪思温追捕事魔為首之

人重寘於法毋得張皇騷擾先是衢州妖民余五婆居
開化之九里坑傳習魔法新除秘書少監孫近在浙東
恐其為變請命衢嚴州守臣捕治禁止故有是命時江
浙州縣溪山深僻之民更相傳教各有主首願為徒侶
之人即輸錢上簿聽其呼率私置軍器羣起舉事里正
恐其累已匿不告官由是其徒轉熾既而近又言江浙
山谷之民平時食肉之日有數所以易於食菜今者一
槩株連黨與則其衆不可勝治乃命為首者取旨論罪

其餘皆釋之御史曾統亦言開化接連嶶嚴二州之間地險而僻其人勇悍喜鬬不可不早為之圖望捕為首三人法外行遣自餘徒黨一切出榜釋其罪庶免致反側生變從之而亂已作矣統奏在四月庚子今附書之此為令年五月繆羅事始

戊寅内侍賈翊責監英州宜安鎮鹽稅日下出門　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韋淵提舉亳州明道宫以淵引疾有請也　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言家無居第乞令臨安府葢屋十五間為皇后宅上

不許命以官屋假之

辛巳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兼知泰州張榮兼知承州王林並以所部聽帥司節制以湯東野有請也

壬午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横進師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召見而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甲千副激賞銀帛三萬匹兩又出錢百萬緡米

二十八萬斛為半歳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泗州總領錢糧賜世忠甲在三月甲戌支錢糧在癸未賜綱馬在四月辛卯壬辰遣舜明在丙申　倉部郎官孫逸詣平江府常秀饒信撫州督發軍食　直秘閣提舉廣南市舶宗頴添差都督府參議官　右宣教郎通判和州賈直清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為分鎮地至是始命監司　言者論軍屯所至發掘冢墓及借取平民首級之弊詔以付神武諸將　宣撫處置司同統制官楊政率兵入偽地因糧攻討是日至水洛

城與賊遇乃還

癸未左朝奉大夫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胡世將復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　直徽猷閣知静江府許中降職一等時中原士大夫避亂者多在嶺南上數詔有司給其廪禄中言本路諸州賦入微薄請禁寄居官毋得居沿邊十三郡見寓止者皆徙之仍毋給其禄上惡之故有是命　詔令後贓吏依祖宗舊制斷訖令刑部鏤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真有請也　大理正劉藻

請諸路獄案情犯未圓者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即上朝廷酌情處斷施行從之

甲申右承議郎新通判溫州陳楠直秘閣賜五品服楠為韓世忠所厚故上名對而申命之　詔自今進士策問及銓試選人時議並以七書為題一首既而言者以為文具遂不行四年二月辛亥禮部侍郎陳與義申請不行今并附此　初江西

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燕筠以所部叛於筠州引兵侵瀏陽諸縣李綱為湖南安撫使遣兵擊降之詔宗諒筠戮於市其衆分隸諸軍按宋史繫壬午日 江東轉運判官陳敏識黜監嶺南諸州市征以言者論其頃在分寧首欲降敵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達呼拉原書作達𪆀辣誤今改正

建炎以来繫年要録卷六十三